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书社

译注 张 涛 傅根清
审阅 董治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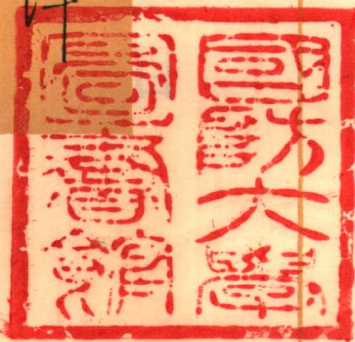
申
鉴
中
论
选
译



2 031 0361 2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申鉴 中论 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申鉴中论选译

张 涛 傅根清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30 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价：140.00元(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7106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东汉末年，随着封建一体化政治的衰微和儒家神学经学的没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潮。在这一思潮中，荀悦的《申鉴》和徐幹的《中论》，都是颇有影响而又极具特色的著作。它们通过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反思和理性分析，通过对封建时代各种矛盾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成为忠实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危机的一面镜子。它们提出的一系列匡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况第十三世孙。汉灵帝时曾托疾隐居，献帝初应曹操征辟，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与从弟荀彧、名士孔融俱侍讲于宫中。

因有感时政，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献帝“览而善之”。荀悦又是著名的史学家，曾受献帝诏，仿《左传》体删改班固《汉书》，成《汉纪》三十篇（卷），“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另外他还著有《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均已亡佚）。见《后汉书·荀悦传》。

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剧（今山东昌乐西）人。年轻时就博览群书，“言则成章，操翰成文”（阙名《中论序》）。董卓乱起，隐居不仕，以读书自娱。建安十三年前不久，应曹操之命，出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一生潜心著述，“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之典雅，足传于后”（曹丕《与吴质书》）。他更是著名的文学家，为“建安七子”之一，善辞赋，能诗。今存诗、赋数首。事迹附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今本《申鉴》凡五卷，卷为一篇，其目为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杂言下。我们对各篇都进行了选译，但有所删节。

今本《中论》凡二卷，卷十篇，卷上为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艺纪、核辩、智行、爵禄，卷下为考伪、谴交、历数、天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我们选

译了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核辩、爵禄和遣交、天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等十四篇，其中部分篇章稍有删略。

东汉中期以后，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农民纷纷破产，很大程度地阻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遏止这一势头，有识之士相继提出关于改变现行土地制度的新构想。崔寔、仲长统主张恢复井田之制，荀悦不同意崔、仲的主张，提出了“耕而勿有”的理论。他主张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的所有权则统一掌握在国家手中，禁绝土地的自由买卖（《申鉴·时事》）。这个理论，尽管在当时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它第一次区分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个概念，在思想史上不失为新的见解，在历史上也有着值得肯定的意义。徐幹对于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他要求国家切实掌握“民数”（即农民的户口），要把逃亡、隐庇于地主贵族田庄中的大批无户籍农民争夺过来，以防止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中论·民数》）。

荀悦沿袭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主张“绝末伎，同本务”，但并不反对商品流通。他要求恢复“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的五铢钱，以“贸迁有无”，繁荣市场（《申鉴·时事》）。后来魏文帝

于黄初年间复行五铢钱，应该说与此不无关系。徐幹也曾主张士农工商“各世其事，毋迁其业”，“不使相夺”，各勤其职，共同致力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论·谴交》），同样表现了有进步意义的识见，是难能可贵的。

战乱连年、兵燹不断的东汉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生活十分艰难。鉴于此，荀悦非常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申鉴·政体》）。在他看来，普通百姓虽然卑贱，却是国家的根基，同国家的盛衰、君主的安危息息相关，“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因此，应当把治国之道置于重视人民力量的基点上，“爱民如身”，“重民轻身”（《申鉴·杂言上》）。徐幹同样看重人民的存在及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强调务使“民尽其心”、“百姓休和”，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中论·民数》）。荀、徐爱民、重民的主张，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构成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值得珍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君臣关系，西汉后期的刘向曾提出过君臣互相为本的理论（见《说苑·建本》）。荀悦对此

加以发挥，指出君臣二者同样重要，是“两立”的，君主必须依赖臣下才能履行统治职能，因而应该放下万乘之主的架子，“抑情绝欲”，“以义申、以义屈”，“不拒直辞，不耻下问”。他强调，“受谏不难”，然后“进谏斯易”；“上不塞耳”，才会有“下不钳口”（《申鉴·杂言上》、《政体》、《杂言下》）。荀悦又指出，作为臣下，首先应该尽“忠直”之道，否则就应“奉身以退”，认为“君臣有异无乖，有怨无憾，有屈无辱”（《申鉴·杂言上》）。

徐幹同样重视调整君臣关系，但他希望应把这种关系建立在道义基础上。认为臣下是君主的耳目和手足，所以必须广泛寻求贤能之人，授以官位，使其掌握国家的政令，并听从其德义忠信之言（《中论·审大臣》、《慎所从》）；同时也强调，臣下应该“行不偷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乐生害仁”，不为利禄所诱惑而服务于昏君暴主，若被强执而不得脱身，亦应“杜口佯愚”（《中论·亡国》）。

汉献帝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后汉书·荀悦传》），荀悦、徐幹的君臣观，正是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本质上反映了荀、徐渴望重振刘汉大统的强烈愿望。不过，要求调整君臣

关系，毕竟涉及到对于当时封建制度某些改良和变革，是一种企望在政治上有着开拓和前进的理论；至于荀悦主张任人唯贤，认为“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申鉴·政体》）；徐幹也将“其贤不用”看作是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进一步强调“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应该“修其道义，昭其德音”而使贤者归心（《中论·亡国》）等等，更是明显针对东汉后期吏治腐败、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网遍布各地、卖官鬻爵之风盛行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为了防止禄利之徒滥竽充数，尸位素餐，荀悦、徐幹都主张改革封建官僚制度。荀悦要求“明考试”，对各级官吏进行全面考查，“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根据考查结果给以进退升黜。他反对州牧权力过大，认为这不利于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非所以强干弱枝也”。他强调官吏的俸禄应与人民的承担能力相统一，主张“正贪禄，省闲冗，与时消息，昭惠恤下，损益以度”。他还特别注重史官的作用，认为在史官笔下，“臧否成败，无不存焉”，“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完全可以用来“副赏罚”，“辅法教”（《申鉴·时事》）。徐幹则把

着重点放在选官之制上，强调君主选拔大臣时应注意“亲察”，不以众誉为验，不以世变，不为俗移。他主张分职设官，察举取士，循名责实，认为“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中论·审大臣》、《智行》）。这些主张的提出，使左雄、王符等人已经阐述过的政治理论，由零散、浮泛而变得更加系统和深刻了。

关于鉴别人才的标准，荀悦和徐幹则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荀悦指出，德才统一于一身时以才智为贵，德才不统一时以德行为贵，若有德无才，就如同适楚而北辕，无济于事（《申鉴·杂言下》）。这里注重德才兼备，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所谓“德行”不过是旧礼制政教的代名词，则显出较大的局限。与荀悦不同，徐幹反对传统的重视德行的观念，强调才智重于德行，认为依靠才智能够生财富民，建立功业而有益于世，指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非徒空行也，智也”（《中论·智行》）。这就显然与那种以传统礼制政教为上的意识颇异其趣，而透露出一种新的观念。徐幹重才轻德的主张，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革新政策作了某些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以上可以看出，荀悦、徐幹都是站在儒家立

场、以儒家学说为本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但他们活动在东汉后期，思想比较复杂，从两人论著看，又往往不无道家学说的色彩，吸收了老庄诸如恬淡、自然、无为等等观念。比如荀悦说：在实现新政后，“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也。”（《申鉴·政体》）就是以老子“无为而治”作为立论的基础。又如徐幹也说：“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又说：“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则内定，内定则物不能乱，物不能乱则独乐其道”（《中论·考伪》）。同样是宣扬了道家崇尚“自然之道”以及“抱朴”、“守一”之类的理论。时人称徐幹“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曹丕《与吴质书》）；“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阙名《中论序》），都是很有道理的。应该指出的是，包括荀悦、徐幹在内的一批士大夫对道家思想的这种吸取和利用，既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某种标志，同时也为魏晋玄学的出现，铺设了桥梁，作出了思想观念上的准备。

东汉中期以后，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郑玄兼通今古文，遍

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任务；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经今古文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第一次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今古文经学的源流及其争执的缘起。他将今古文问题的内容划分为文字和经说两项，使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能够得其要领。他认为，今古文学各有是非优劣，都未必能反映经籍全貌。为了结这场浪费士人学子之精力，无益于学术文化发展的论争，他建议“备博士，广太学”，让持不同见解者“比而论之”，最后打破学派壁垒，共求学术之真。（《申鉴·时事》）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有识之论。

对于泛滥一时、搞得东汉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的谶纬神学，继桓谭、尹敏、张衡之后，荀悦又给予了有力的抨击，斥之为西汉末年以来神仙方术之士假托孔子之名而以伪乱真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否定纬书中的有价值的部分，因而不同意将其付之一炬，认为只要统治者头脑清醒、有较强的鉴别能力就行了。（《申鉴·俗嫌》）这些认识，应该说也是很有见地、很有意义的。

荀悦和徐幹都表现出某些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倾向。荀悦对卜筮、禁忌等迷信之事颇多批评，一再强调人事的作用，把吉凶祸福同是否实行